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六回 脫滯貨石田長價 嗟薄命玉杵計窮

引首《三五七言》 李太白作
秋風清，秋月明。
落葉聚還散，寒鴉棲復驚。
相思相見知何日，此時此夜難為情。

【評】

早知道相見難為情思也，不若當時不見高。

卻說眾媒婆因成宅覓妾，紛紛的都來說合，都氏總也不理。

獨那賣丫頭的王婆，與都氏最為知己，也尋幾門來說。都氏因是王婆知心，便將實話對王婆道：「媽媽所說，總然俱可成得，但是我家用不得那一號貨。」便附了王婆的耳邊道：「只須這般這般，我家才可用得，豈不知回復許多的意況兒。」

王婆是個走千家踏萬戶，極是點頭知尾的，早已識破機關，便假蹙個眉尖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！院君，一發湊巧，正有一門極是對絡。不該這樣講，只是財禮要得多些。」都氏道：「這是一家貨，除了老娘，誰還要他？財禮少些便好。」王婆道：「院君有所不知，世上如院君者頗多，恨不得學院君主意的也不少，那等貨正是千家日用之物哩。比如雜貨行中把貨物囤了一年半載，一朝有個售主，自然要長幾分利息。況且他家雖是小戶，倒也是個有體面的，幾個兒女都已完配，只有這個小女兒，有些不陽不陰，故此姻緣遲鈍，誤了青春。如今老身去說與員外作妾，料必不肯，須要我多費些嘴沫，院君也吝不得銀子，才可成就。若是彼此堅執，院君莫怪老身不管。但杭城只此一鋪，第二店都沒了。」都氏道：「既如此，財禮也任憑吩咐。只不知姓甚名誰？」王婆道：「他家離此不遠，便是那熊陰陽的女兒，今年三□來歲，尚未適人。院君你莫怪他年紀大了，閨門其實嚴緊，真是過火道地貨哩。」都氏道：「不要取笑。趁早去說，候你回覆。」

成珪聞得這回有些機括，便喜歡道：「想院君日前在周君達前說的，像就是這家。」連忙整備酒食，與王婆自篩自飲，吃得個醅醅酌酌，腳下寫出「之」字，口中七顛八倒出門。

次日來到熊家。那熊先生正要出外燒紙，看見王婆到來，即忙作揖道：「難得媽媽下顧，裡面請坐。」王婆進內，見熊媽媽，一面的笑道：「多謝熊老娘日常照顧，不曾過來孝順得。」

如今特來替三姑娘作伐。」熊媽媽道：「難得美意。只是小女身上事怎麼好？」王婆道：「老娘，這事我豈不知，正是妙在這裡。」就悄悄的將成家院君正要尋這家貨的根由說上一遍，熊媽媽道：「他雖主意如此，我心怎過得去？只怕使不得。」

王婆勸道：「老娘又來說腐話了。事當機會，不可錯過。他家自己著迷，干你甚事！況且令愛已大，半陰不陽的，養老在家，終非結局。不如將計就計，落得賺他幾個銀子，人又落得出身。過門之後，食用穿戴不消憂得，強似埋沒在爹娘身畔。」熊媽媽道：「媽媽說的極是。但老子不知就裡，待我與他計議，明日再回覆你。」王婆千歡萬喜。

正待起身，那熊三姑聽見替他議親，也不知丈夫是怎地好受用的，他有些歡喜，即忙尋幾個陳年茶果，點了一杯濃茶，笑吟吟的拽住王婆吃。王婆道：「好個姑娘，正該這樣，明日嫁出去，搶蔥撥菜，終久行得出，有人敬重。」熊媽媽道：「些小之事，小女都理會得。只那家話，寧可說個停妥，不要誤事才好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決不累你淘氣。」說完出門。

熊陰陽已回，便問妻子道：「聞得王婆來說親事，量他也知道女兒病痛，誰家這等晦氣，肯來受納？」熊媽媽道：「一發竟是前世生就這段歪揣姻緣，正是『不必文章中天下，只願文章中試官。』那成員外要娶妾，他的院君正要這一等貨。我想女兒在家，終非了局，不若趁這運道胡亂嫁去，落得賺塊銀子，強似你燒了半世的夜紙哩。」熊陰陽原是個貪利之徒，便喜道：「這到絕妙。但他家既要這一等貨，我家是個獨行，怕不長他價錢？明日王婆到來，討他一二百金財禮，少也不要嫁他。」二人計議已定。

次日王婆早到，說起所事，熊陰陽道：「媽媽，我小女雖是醜陋，不比與人作媳。今成員外既要作妾，財禮銀兩，必須濃重。媽媽做事慣的，不須區區細說，全仗，全仗。」王婆道：「阿爹說的雖是理，但為妾的也有幾等：有的隔山調遠，一嫁去父母不能會面，這也有多些財禮；或是大宅人家，將女兒嫁與本鄉土財主，或者又是出身微賤的，這便莫說做小，就是做媳婦，也明要多索他幾兩聘金。如今成員外是你左近鄰里，況且古舊人家，開個解庫，誰不羨慕？將你令愛配他，正是門當戶對。依老身說，好歹一百兩雪花銀子，擇日便要成親。」

熊陰陽道：「不穀，不穀！別家女兒，養到一五六歲便嫁；我女兒今年三□來歲，豈不一個養了兩個？況且物實當時，正是用得著，憑我囉，如今不要說多，依媽媽加一倍罷。你的媒錢，情願送個全禮。」王婆道：「他若肯出，王婆並不相阻，必不打『後手；他若不肯，到這地步也索繇他，王婆也沒得小伙添些。既如此，待我再去議看。」

王婆飛風一徑來見都氏道：「院君所托，老身其實不好推得。可奈那家豬親狗眷，一發狠得緊，一口氣定要二百兩財禮。我也不好做主，特來達上院君。」都氏道：「多少減些便好。如何要得許多？」成珪插嘴道：「前日許多來說，院君只是不允，為何偏要贖著這貼貴藥？」都氏道：「別家卻求卜不起，只這家姻緣上卦，子孫持世，故此決要成的。」成珪道：「既是院君中意，也論不得財禮，依了他罷。」王婆歡喜道：「還是員外做大事的。明朝好個日子，做親行聘的不止一家，員外可就整備停妥，下了聘罷。」成珪道：「院君意下如何？」都氏道：「便是來日。就把吉期也擇了去，省得又是一次。」成珪即將通書一看，其時正是八月初旬，成珪便以近就近，揀個□五之日，對妻子道：「中秋乃明月團圓之日，倒又飛細好個日主，院君以為何如？」都氏道：「既好了，何必問我。」

次日，即著成茂、成華齎了財禮，送至熊家。熊老見果有二百之銀，真是天脫下的歡喜，即備酒食款待來使，並及王婆，又送各人賜賞錢物。三人去後，熊老夫妻將許多銀兩搬到房中，笑道：「老娘，我和你生下完全的兒女，到都被他討了債去，誰想臨後添出這個滯貨，到還了債。雖他家百色俱有，我家也要些少備辦。明日就去買綢緞，喚裁縫，定木器，打首飾才是。」媽媽道：「這些總是舊套，杭州城裡省會之處，早晨要了銀子，晚上討得齊備。只是一件，我家女兒其實是個雌太監，他總娶去，終久用不著的。天理人心，得他若干銀子，你我心下豈安？就是女兒，也要在他家過日子，成何體統？不若依我見識，譬如少得了三五□金財禮，做些銀子，著討一個能事些的丫環，做個從嫁，使他或者替得半分力，也不枉了一番唇舌。」

熊陰陽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他家院君只因專門吃醋，所以用得我家這等滯貨，你又尋個幫手與他，豈不枉了院君這番心計？」媽媽道：「你雖不是個讀書的人，在九流中也是衣冠世胄，豈不曉得繼絕世、舉廢國，是君子所行之事麼？那院君執了偏見，把丈夫恁般愚弄，難道不違條律的？只今炎炎之勢，憑他盡意做去，恐日後舉眼無親，那時追悔，噬臍之不及矣。在他，這等行得；在你我，如何味得這點寸心！」熊陰陽道：「非我不肯，倘是討個送去，反惹得許多閒氣。」媽媽道：「這必不妨，只說我女兒不甚唧口留，特地與他伏侍的。成院君若把我女兒的丫環作賤，我不怕他，自有說話。你只依我做去，管取不妨。」熊陰陽只得應允，記在肚中。

不過幾日，適有一個姓李門眷，叫做李春，來尋老熊。熊陰陽問道：「足下有何見教？」李春道：「小可不為別事，常見先生善於贊襄，特欲一浼。我家有個使女要貨，若先生有令親友處用得，小子急於要脫。」熊陰陽問道：「尊婢幾多年紀？要得身價若干？」李春道：「今年一□五歲，凡百做事，都也來得，其價須是三□兩方妙。」熊陰陽道：「既如此，待小弟到宅一看，庶便親友處去說。」

李春即引老熊回家，請到堂中坐下。叫道：「翠苔那裡？有客在此，點茶來。」翠苔應道：「可喚蒼頭來捧。」李春道：「蒼頭不在，你就捧出不妨。」翠苔只得捧出。但見紅生兩頰，羞澀不勝。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小巧腰肢剛半捏，依然含蕊梅花。蓬鬆兩鬢暗堆鴉，雖非金屋豔，不愧謝庭娃。婉媚卻無輕薄態，見人羞澀偏加。持觴侑酒不須誇，盡堪供灑掃，不會事鉛華。

李春賺出翠苔，早被老熊瞧見。老熊□分入目，便問道：「尊婢實是要貨麼？」李春道：「豈敢謬言。」熊陰陽道：「不瞞老丈說，小女將欲於歸，正要尋個從嫁。偶蒙見教，實合鄙意。但價太高，還求讓些才妙。」李春道：「既是先生自用，便讓去了三兩罷。」

熊陰陽回來，說與妻子知道，媽媽大喜，忙整酒席，請李春成交。又央間壁的詹直口做了中見。李春將銀子收足，便立文契，至晚就送翠苔過門。媽媽見了，甚為得意。

不一日，合用妝奩俱已齊備；不覺早是中秋節屆。那晚成家備了花輿彩幔，來迎親事。王婆就充喜娘，熊媽媽做了送親，一同過門。那成家一般也動了諸親百眷、四鄰八舍，送人情，鬥分子，雖然娶妾，到也四司六局，一毫不苟。僮人贊禮，拜了天地、祖宗，親戚鄰里少不得肆筵設席。都氏卻陪來親飲酒，一發慇懃相勸，彼此酬答。熊媽媽道：「多蒙院君錯愛，小女三生之幸。但只從幼嬌養，不諳世務，凡事望院君海涵，只看老身薄面。」都氏道：「蒙媽媽不棄，俯就絲蘿，實切寒門之幸。況令愛碩德可嘉，閨風頗緊。在拙夫，惟後庭之足盼；在老身，喜前願之已酬。媽媽不必垂念，老身當以親妹相待。」

熊媽媽道：「院君說個妹字，使老身置身無地。但以女視之，老身不勝感激。誠恐小女愚懦，不能操持灑掃，特購一婢，喚名翠苔，乞院君慨然收養，為小女一臂之力。」都氏道：「舍下頗有婢僕，何必媽媽費心？既蒙俯賜，權當遵命。但不知多少年紀了？到未聞王媽媽道來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是熊老爹自〔家〕的主意，原不乾王婆之事。」熊媽媽道：「此事原未及與王媽媽說知，只恐小女沒用，特地尋個伏侍；怕年幼的不會替手腳，反能拖累，故此討個歷練些的，已是□五歲了。院君若恐淘氣，小女自能管顧，必不費院君清心。」都氏早有不悅之意，欲待回覆，見熊媽媽又不是個善菩薩，只得勉強允下，心中露空添上一番煩惱，又見熊媽媽說小女自能管顧，心內略略寬放一分，只得陪了終席。

熊媽媽辭歸，眾親戚俱散，只剩得家親數人與幾個鄰家少年子弟，都做醉哼哼的，要送二位新人回房。有的攜了酒，有的掇個攢匾，齊齊攙到房中，說的說，笑的笑，敬酒的敬酒，遜菜的遜菜。又有那溜口少年們，和著羅羅連，打起蓮花落，把成員外非贊非嘲，半真半假，又不像歌，又不像曲打趣道：

員外尊庚六□年，（羅羅連）

今朝娶妾忒遲延，（羅羅連羅哩連）

恭此身盡數蘇牙雪，（羅羅連連流羅）

羅天大多應軟似綿，（羅羅連連流羅哩連羅）

這回納寵賽神仙，（羅羅連）

是南極星辰歸洞天，（羅羅連羅哩連）

斑衣輪著老菜子，（羅羅連連流羅）

打拐兒公公撐一肩，（羅羅連連流羅哩連羅）

也不要忒心歡，（羅羅連）

只恐老邁風的夫人滴溜酸，（羅羅連連流羅）

昨宵才倒葡萄架，（羅羅連連流羅）

只怕明日生薑又曬乾，（羅羅連連流羅哩連羅）

成員外今朝若動手，（羅羅連羅哩連）

養個賢郎中狀元，（哩連羅連哩羅連羅連）

成珪被這些嘲了一回。有的道：「我們今夜直炒他到天明，不許這老頭子動手。」有的道：「天下人間，方便第一。成員外與你甚麼冤仇，定要苦苦騰他？今日不動彈，少不得有來日，落得與他費嘴，不如成就他罷。」那些少年道：「說得有理。我們明日絕早來『耍房罷。』

一齊散後，成珪就把門兒關上，不覺慾火大動。原來自從應許以來，兩個月不近女色，不必說精力完固，一心的準備廝殺。便把被窩兒熏做香噴噴的，乜了張臉，走到熊氏身旁道：

「二娘子，今日可不辛苦了！安置罷。」熊氏不敢做聲。成珪道：「被兒俱已熏煥，我與你解衣，何如？」熊氏把手一推，低頭朝壁坐了，竟不來理。成珪又篩了一杯茶，雙手遞與熊氏道：「二娘子，用一杯茶兒，這是真正兩前彩的。」熊氏不好推卻，接來飲了半盞。成珪把自己衣帽脫下，只把燈兒一口吹滅，便將熊氏一把摟住，連連親了幾個肥嘴，道：「我的心肝，虧你這般下得，何不早成就些！」熊氏抵死掩著那一搭兒田地。

成珪也沒心緒將帶兒細解，只必必剝剝重重拽斷，熊氏只得上牀，也不知員外火龍火馬的幹出甚麼事來。有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大將逞威風，奪城池，苦戰攻。三軍衝擊前不動。

飛雲梯沒功，襄帕炮在轟，可奈正陽門緊閉，毫無縫。

計何從？走塘的探得，止有一縷小溝通。

成珪探一探，一些也不見人頭，暗忖道：「終久要數含花女兒，年紀雖大，畢竟生來緊括。這一料藥頭斷斷省不過了。」

便把唾津兒抹了一把，又去溜溜看，道：「這回定盡根的舒暢也！」便著力一拄，卻直打丹田上溜去。連忙帶轉馬頭，略下些又是一拄，卻直滑到尾駝骨邊，幾乎錯進了後宰門去。只得著意款款的從中道進發，一竟像火筒粗的麻索穿錢，一些也上不得串。又想到：「未破瓜的女子，我也受用些過，並不似這般周密，難道天地間破格生這一具鼓緊的傢伙與我受用？」只得又抹上許多涎唾，四圍攻擊一通。連那熊氏又不覺痛，又不覺癢，不知甚麼體段，只索承受著他。成珪又努力一拄，一個滑踢，幾乎把頭皮都被蓆子擦破，連忙收設轉來。不料老人家力量只中，免不得嘔吐出來，把熊氏澆了一肚子。熊氏只道老人家又不睡熟，為何早把屎都撒出來，把手忙向頭邊摸出個帕兒拭淨。成珪還認自己力量不濟，臨陣退回，並不知別樣緣故，便把頸兒勾定，腳兒挽住，呼呼睡去。

少頃醒來，道：「娘子，適才一度，未及升堂入室，如今全要仗你幫襯著，必須直搗黃龍，才見今宵歡慶。」熊氏沒奈何，只得聽從。成珪又費藥料，抹了龜身，再三又擱一番，一發沒個進步，止不住躁煩起來道：「我也並不曾見這般傢伙！

或者開鎖相似，敢是另有一種弄法的？待我仔細摸一摸看。」

把手徑向那杜家村下、咎道鈞邊用心一探，但見：

++

漠漠平蕪，悠悠岐路。縱不能葉比菰，也未及孜

形同蛤蚌。說是太監，當日未經閹割去；若言處女，今番何是緊關來？沒陰門，難稱女子；乏陽物，不是男兒。枉教人「敲斷玉釵銀燭冷」，只落得「□謁朱門九不開」。

成珪下手處，便歎口氣道：「是了，天絕我也！命蹇的頗多，不似成珪這般出格，千難萬難，不知陪了幾多下情，看了幾多面皮，奇不奇，巧不巧，剛又娶著一個實女兒！」

看官，你道那實女兒不陰不陽，是何緣故？卻原來是先天所中的病根。舊說行經後，一日受胎為男，二日為女，至七日，各以雙單分男女。又以夫婦之精血盈虛卜所中。倘其交女後之時，遇著天清月朗，時日吉利，父母精血和平，水火相濟，那□月滿足之後，生下男女，自然目秀眉清，聰明標緻，痘毒不侵，諸病不染。倘交娠時犯了朔望月日，或不忌月蝕日蝕，或風雨晦暝之時，年災月煞之夕，恣意取樂，妄行不避，那時受的娠孕，生下之時，或者缺唇，或者少指，甚至駝肩跛足，眼饋耳聾，非止一件。及其既犯天地兇惡之辰，又遇著男女精虛血冷之候，那子宮裡本當生個男兒，卻如鑄造銅人的一般，銅汁少了些，若又遇那一處隔塞，便鑄造不就，做了件廢物，卻像孩子生將下來，沒了前面那條傢伙，時俗便把做女兒相待，無以命名，便強名說是個實女兒。

那實女兒原是天下第一種廢物，沒人要的。也是成珪的晦氣，天殺的王婆說來，中了都氏的意，都氏以為得計，也不管了成門宗嗣，害得那成珪心下豈不索然？彼時尚未五鼓，成珪便把衣服穿了，坐在房中，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思量道：「我院君千求萬一，要與我尋個好的，此事料不是院君主意，定是王婆，故將廢人賺我財物。明日只是告他，必須判還財禮，治他個花言哄誘之罪，打他三五□毛板，才出得我這口惡氣！」躊躇了一會兒，又想道：「我又差了，我將他弄了一個更次，不能入頭，還自不知道這個就裡，王婆做媒，不過傳言送語，通和彼此說話，難道教他探探看不成？若到官司，休說沒得判還財禮，我還有個不審之罪。罷了，罷了！總之我也無子，要這許多銀子也沒用，只當送了熊先生。這妮子，譬如我供僧供道，只索養他在家，若還娘家，被他人問及所以，反覺不雅。日常我只不進他房罷，也不必與院君告舌，量他不肯重娶一個與我。

正是命裡不該金紫貴，終須林下作閒人！」歎之不已。

一頭走出房門。都氏處問候已了，才走出廳，只見那些少年們已在外邊興張作勢，道：「員外起得恁早，可是賣弄手段，看頭暈哩！人參湯、補腎丸可用得否？」那裡得知成珪肚子裡苦趣！成珪也只得假風流，虛插趣，道：「不像你們後生家，湯泡飯哩！俗話道得好：「人老性不老，一夜直要錯到曉。昨日你們許我暖房東道，不要相賴。」少年道：「你只養精蓄銳，準備廝殺便了，我們必不相賴。」

少頃，吃完暖房酒，天色已暮，成珪竟投書房中歇宿。都氏早已心照，落得相勸道：「新人房中有規矩，一個月不許獨宿。今朝正該二娘子房裡歇宿，莫要使旁人道我不賢。」成珪道：「雖是這等說，事有幾等，不比結髮夫妻，況且老人家昨齊一度，足了春情，何必定拘古板？難得院君美意，只容我書房睡罷。」都氏再不相強。成珪獨自納悶，是不必說。

次日乃是三朝之期，熊陰陽備了盒禮，央王媽媽引了翠苔，一同上門探望。王婆教翠苔先拜見了院君，然後再拜員外，又見熊二娘子。拜見已畢，只見冷清清的，院君卻像那面壁九載的達摩禪師降凡銜，著雙銅鈴般的眼睛，低頭聲也不做。那員外卻像九天廟中泥塑的鄧天真君，骨都張嘴，氣轟轟的坐著，口也不開。王婆暗猜道：「今當三朝之日，也該設筵備席，謝媒會親才是，為何到似冰一般冷？成員外心中不樂，固然怪他不得，老院君也該與我份體面，怎怪得漢高祖平定了六國，反把淮陰王負了！」又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哦，是了，是了。院君決是見了這翠苔姐有幾分顏色，故此不樂起來。也罷，我也賺過他幾兩銀子，今朝這個獨桌，權且讓還他些，不要被這兩個落梅風的一齊上，老娘倒吃個烏鼻，著甚要緊。」便拽開腳步，一道煙的□匹，不在話下。

自從這日，翠苔緊緊伴著熊二娘子歇宿，都氏在丈夫前連那不可空房的好看話也不說了。也不知都氏畢竟肯容著翠苔在家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